

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解说词

第一风流

曹 勇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第一风流

大型电视艺术片
《毛泽东诗词》解说词

曹 勇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3年8月

※(京)新登字301号

责任编辑：王玉璋

责任校对：王玉璋

版式设计：王国瑞

封面设计：王翔

第一风流

DI YI FENG LIU

曹勇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大地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74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ISBN7—80100—020—X/G·11 定价：2.80元

谨以此书献给 ——

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

写在前面

担任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的撰稿人，对我来说实在是力所不及，勉为其难的事情。虽然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追忆他的革命历程、行为风采，赏析他大气磅礴而内蕴丰厚的云锦天章，是令人振奋和极其有益的，但是对我这样一个从未专门研究过毛泽东且诗词功底浅薄的人来说，面对这样一位伟人营造起来的如此伟岸的一座诗词的高峰，这样一片博大精深的艺术之海，当然只有望山跑死马和望洋兴叹的份儿了。

诗词讲究韵味，讲究“境”，这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去吟味，去悟。而我们却要用有限的电视声画手段去展示诗词包容的无限意蕴，这本来就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何况电视对于我和诗词之对我一样——都是半瓶子醋。然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任务所迫，只好把两个半瓶子醋倒在一起，就成了今天的这瓶子醋——手头这本小小的书稿。

经过一年时间的拍摄，电视片已开始后期制作，不久即将播出。在开始创作的时候，摄制组曾邀请了

党史文献、诗词研究、艺术创作等各方面的诸多专家进行了策划研讨，他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和建议。写作过程中，借鉴、引述了多种毛泽东的有关材料，特别参照了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李银桥、权延赤等同志的回忆录，美国学者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和青年学者陈晋的《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等著作。作为电视片的旁白，无法一一注明引述材料及引文的出处。在改写成书时，也已经无法寻章摘句地一一注明了。本想分别去函致意，苦于一时没有通讯地址，尚未施行。借此机会，在这里一并深致谢意！如在摘引中有不当之处，只能多有得罪了，也在此一并致歉。摄制组的总顾问，国防大学离休干部萧永义同志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家，提供了大量重要材料，并提出诸多有价值的建议乃至逐章逐句地帮助修改，在这里谨表示深深的感谢。

此篇小作，虽经多方帮助，毕竟是一家之言，尤其在诗词赏析方面，从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毛泽东诗词，本书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诠释，也不进行追根溯源的考证，而是运用一位电视编导的视角，从毛泽东富于想象，一生进取，不拘成规，特立独行的人格，特别是文化性格的角度赏析其诗词的意蕴，探索其美学、哲学的深层内涵。议论是否得当，还请方家指教。

作 者
一九九三年三月九日

目 录

寻找诗人毛泽东	(1)	
第一章	贺新郎	(5)
第二章	沁园春·长沙	(10)
第三章	菩萨蛮·黄鹤楼	(15)
第四章	西江月·井冈山	(18)
第五章	采桑子·重阳	(22)
第六章	如梦令·元旦	(26)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菩萨蛮·大柏地		
	清平乐·会昌		
第七章	十六字令三首	(32)
第八章	忆秦娥·娄山关	(36)
第九章	七律·长征	(41)
第十章	清平乐·六盘山	(46)
第十一章	沁园春·雪	(50)
第十二章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55)
第十三章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60)
第十四章	浪淘沙·北戴河	(64)

第十五章	水调歌头·游泳	(68)
第十六章	蝶恋花·答李淑一	(74)
第十七章	七律二首·送瘟神	(79)
第十八章	七律·到韶山	(84)
第十九章	七律·答友人	(89)
第二十章	卜算子·咏梅	(93)

寻找诗人毛泽东

“我们深深感觉寂寞……”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有一位日本友人说，就凭这句话，毛泽东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今天，这位静卧在大理石、花冈岩建筑中的老人仍然感到深深的寂寞吗？

摄制组接受了拍摄大型电视艺术片《毛泽东诗词》的任务，我一下子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陷入深深的困惑中……

毛泽东是诗人，又不仅仅是诗人。他至少集五种角色于一身。他是点燃旧中国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组织者，“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军事统帅，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东方伦理的哲学家，全世界最庞大的行政机构的政府领袖，同时又是一位情怀如火，狂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

有人以为，介绍诗人毛泽东就意味着淡化革命家毛泽东的形象。其实，革命家和诗人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对人类最崇高、最博大、最无私的美的追求者和创造者，革命家和诗人在毛泽东身上和谐地融为一体而不可分割。

他是大地的儿子，出身农家，书生一介。当他走出书斋，为自己火山喷发一样的理想而追求一生的时候，兵权之剑依在

史书之旁，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革命风暴气吞山河，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传奇。

诗词的品位，取决于作者的人格。毛泽东的诗词，不少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大气磅礴而内蕴丰厚，体现着他的精神世界，反映着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流传之广，恐怕要超过《毛选》本身，远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腊都有毛诗的译本。

然而使我困惑的是，毛泽东诗词虽然是艺术品，但字里行间政治含义也很深，就某种意义来说，毛泽东诗词本身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其中深刻的内涵，就连作者本人健在时也不愿对自己的作品多加解释。理由是，文学作品“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不需要别人去为他们划框框”。那么，面对这样一位伟人营造起来的如此伟岸的一座诗词的高峰，我们能够用有限的电视声画手段创造出诗词包容的无限意蕴吗？在这样一个巨人面前，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有资格、有能力对他和他的作品作出评价吗？即便有，我们能够撇开个人不由自主的感情因素，真正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吗？

历史，毕竟离我们太近了。就像欣赏一幅名画，必须离得远远地，眯起眼睛来细细观赏，才能体味到艺术的真趣。那么，我们就尽量眯起眼睛，沿着他的诗词筑起的路标，去寻找诗人毛泽东吧。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诗的国度。从屈原、宋玉、李白、杜甫，直到鲁迅、郭沫若，五百多位诗歌巨擘像一座座里程碑矗立在历史的烟尘中。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像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养育着东方的文明。

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韶山这个富于诗意

的名字意思是音乐之山。传说舜帝巡游到此，见风景如画，曾命随从演奏过韶乐，韶山便由此得名。是这里有帝王之气，还是有艺术之灵，总之，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毛泽东，被造就成当代最杰出的革命家和诗人。

几乎和所有的诗人一样，指挥过千军万马，受到过亿万人景仰的毛泽东，作为诗人的一生是很孤独的。然而，他又不同于他之前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位诗人。他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伟大的革命实践家。他的诗似乎不是“写”出来的，词不是“填”出来的，而是他的思想感情采用古典诗词的形式随时随地自然倾吐，如火山之喷发，豪气冲天；如巨瀑之倒悬，诗情飞溅。出口成调，博大精深。他自己却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他从未脱离时代，同时又超越了时代，因此他永远寂寞。在他的一生中，每当感到孤寂时，他就会想到自己的故乡，而一有机会，他就会回到这里，似乎是要在故乡的土地上重新汲取生命的养料，焕发蓬勃的诗情。

多山的湖南赋予这里的人们粗犷的气质，毛泽东的诗词中众多高山的形象宏伟壮丽，桀骜不驯，无往不胜。

多水的湖南赋予这里的人们似水的柔情，从六岁起就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从他的名字到他的诗词都离不开水，他的一生都在充满热情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从体格、长相来说，毛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敏感的大眼睛和甜蜜的笑容，从他们的走路和手势就可看出他们的慷慨大度和多愁善感。也许就是母亲高尚的品格和无私的爱心给了少年毛泽东最初的诗情。

然而，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个叛逆者。为了反抗私塾里的旧礼教，十岁时他曾逃入山林，向自己想象中的城市走去，结果

一直在山谷里兜圈子，三天还没有走出十里路。当然这和他后来进行的万里长征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谁又能说，这不是他人生的万里长征最初的几步呢！一位外国人曾说：“一个诗人赢得了新中国。”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随着他的逝去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现在正走向哪里？他为数不多而又独具魅力的诗词能否传之久远而光芒永恒？

是的，诗人毛泽东纵横捭阖，任意挥洒，运地行天，评今说古，真乃天下第一风流！他以革命家的壮怀，诗人的热情，为我们留下的千古绝唱已经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

一位老教授曾寄调《水调歌头》，这样赞颂毛泽东的诗词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第一章

贺新郎

一九二三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
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
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
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
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
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
翼，和云翥。

毛泽东也是血肉之躯，毛泽东也有儿女情长。诗人毛泽东
更是多愁善感，激情澎湃。

如果让时间的列车开回到1923年冬天，你在长沙东门外
破败不堪的火车站驶出的车厢里，就能听到这样的诗句——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

毛泽东一生曾有过三个妻子。也许初恋对于人生最珍贵，最富有诗意；也许，伟人的初恋比常人更高尚，更神秘。作为一个男人，毛泽东确实很有可爱之处；而作为一个女人的杨开慧，我却很想知道她是怎样爱上伟人之初的毛泽东的。

1982年2月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拆掉老屋旧墙时，在后墙砖缝中发现了一叠岁月侵蚀，斑驳残破的手稿，其中有杨开慧当时的日记。

“我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结婚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旧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是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自小聪慧好学，且一身傲骨，超凡脱俗。看来她虽然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才华，却比毛泽东更具有诗人的气质，她生活在高尚，浪漫的理想中。

对于同杨开慧的恋情和婚姻，毛泽东曾这样说：

“我同开慧结婚，是建筑在双方个性思想彻底了解，完全相合的基础上的。所以经过恋爱结婚，都没有什么波折发生。”

1920年冬天，杨开慧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师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不坐花轿，不备嫁妆，没有媒妁之言，“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同毛泽东结了婚。

杨开慧曾这样激动地记述：“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

然而，杨开慧违背了她的初衷。毛泽东巨大的人格力量和磁石一样的男性魅力使她放弃了独身的主张，投身到理想爱情的大海中。

爱情是甜蜜而痛苦的。一位青年诗人曾这样写道：“想你的时候，我品尝着世上最苦涩的美酒；想你的时候，我体味着人间最幸福的忧伤。”毛泽东也体味过这种煎熬。1920年热恋中的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
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
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接到词后激动不已，忍不住读给自己的好友李淑一听，并悄悄告诉好友说，毛泽东非常喜欢她。

从1920年冬到1927年8月，不管是在长沙的清水塘畔，还是在武昌的黄鹤楼前，或是在上海，在广州，她总是精心细

致地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不分昼夜地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不遗余力地协助毛泽东发展党团组织，并时刻注意保护毛泽东的人身安全……

然而，性格孤傲的杨开慧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依恋，使她和“我自欲为江海客”的毛泽东之间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据说，她对毛泽东过分的依恋，促使毛泽东书写了唐人元稹的诗《菟丝》提醒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逸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杨开慧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耿耿于怀。毛泽东“知误会前番书语”，数次写信也未能消除。1923年冬天，毛岸英刚刚周岁，毛岸青出生不过满月，毛泽东又要离湘远行。杨开慧不愿放他走，要么，就把她和孩子一起带上。这两种办法，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吵翻了。以至于毛泽东离家出发时，杨开慧竟没有送行。

东门霜重，横塘月残。胸怀大志，肩负使命的毛泽东，抛别娇妻幼子，踏上凄凉的旅途，写下了哀婉而又激昂的《贺新郎》。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儿女之情如此缠绵。而“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用凌绝一切的气势，比拟“凭割断愁丝恨缕”，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坚强决心，还要像比翼双飞的鸟儿一样，在

未来的革命风暴中直上云端，又是何等的豪情！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毛泽东的诗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真乃刚柔并济，水火相容。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患难与共的爱情终于扫清了云翳，1924年夏，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毛岸英和不满周岁的毛岸青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迎接，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又一起并肩战斗了。

杨开慧曾这样记述她和毛泽东生死不渝的爱情：“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运命！”

毛泽东屡经大难不死，连伤也没受过一次，似有天助。而杨开慧却被军阀何键抓去，于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临刑前她只有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毛泽东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堂妹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牺牲的，很难得。”

直到几十年后，毛泽东仍把他的怀念和诗情献给他初恋的情人和亲爱的夫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友人章士钊请教他“骄杨”作何解释，他自豪而悲壮地回答——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